

张伟胜 著

传统人生 哲学智慧散论

东方哲学有如一片浩瀚无际的智慧海洋，本书只不过是随意展示了其中几朵人生哲学智慧的浪花。然而，千万不可因此而小看这几朵浪花，因为它们来自那片让无数人为之倾倒、为之神往的悠远古老、深不可测的智慧海洋。当你眯起眼睛静静地欣赏这些浪花时，或多或少能够领略到一些东方哲学智慧的深邃与高妙。能够让自己的灵魂到这片海洋中畅游和浸泡一番，将是人生中一次极有意义的体验。

◆ 张伟胜 著

传统人生

哲学智慧散论



浙江大學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传统人生哲学智慧散论 / 张伟胜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6. 10
ISBN 7-308-04989-2

I. 传... II. 张... III. ①人生哲学—中国—古代
IV. B8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24150 号

责任编辑 沈国明

封面设计 刘依群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28)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E-mail: zupress@mail.hz.zj.cn)

排 版 浙江大学出版社电脑排版中心

印 刷 德清县第二印刷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25 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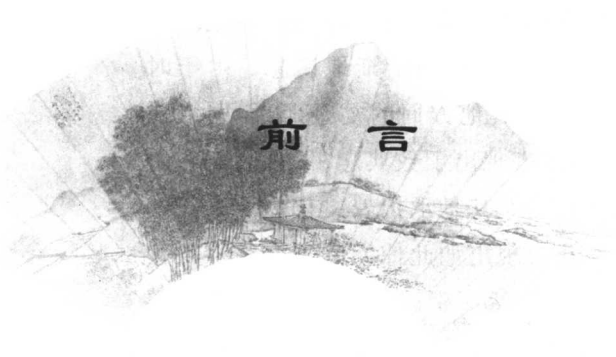
版 印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308-04989-2/B·073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88072522



前言

带有典型东方特色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哲学思想具有不同于西方文化与西方哲学的独特个性与气质。正是这种文化与哲学的独特个性与气质,造就了我们这个独特的中华民族,造就了我们独特的五千年文明史。不了解东方文化与中国哲学,就不会了解东方人之所以是东方人,中国人之所以是中国人。

当今西方强势文化挟全球化之风,对其他民族国家大肆进行文化殖民,极力推行西方文化、西方价值观念和西方生活方式。在这股有如“迷香”般的“西风”熏吹下,伴随着经济生活的日益现代化,许多中国人的文化口味、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也越来越西方化了。“崇洋媚外”似乎不再是过街老鼠:在许多城市里,“哈美”、“哈日”、“哈韩”族招摇过市已经成为一道风景;热衷于“圣诞节”、“感恩节”、“情人节”、“愚人节”已经成为一种小资时尚。有时候走到大街上,一不小心就会被那种看似喜气洋洋细究起来不免有些怪异的西方节日氛围搞得晕晕乎乎,不禁使人顿生“今夕何夕?此方何方?”之困惑与感慨。中华民族对外来文化的宽容大度,实在是让人不佩服

都不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作为生长在世界东方的现代中国人，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与哲学却变得越来越生疏，越来越冷淡，许多原本富有文化内涵的民族节日也正在被渐渐地遗忘。由于时代的距离和语言的隔膜，再加上许多其他方面的复杂因素，国人对自已的传统文化和哲学令人遗憾地表现出了数典忘祖、日渐疏离之倾向。每当我想起有那么多的人，尤其是承担着文化传承重任的年轻一代，对自己的民族传统文化表现出如此惊人的陌生与神秘甚至无知与冷漠时，一种无限的忧虑油然而生。要知道，一个民族的存在与发展，不仅取决于它的生理基因，同时更取决于它的文化基因，全赖于它的文化一脉相承。文脉一断，民族即亡。如果我们的后代不能将世代相传的文化薪火继续传递下去，如果流淌在他们血液里的文化基因发生了根本的变异，如果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都被外来文化所同化，那么我们还能指望谁来守望中华民族的文化长城？到那时，中华民族还是中华民族吗？

著者深知，在当今欧风美雨大作，“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来谈论东方文化、东方哲学，似乎有点背时。但我想，作为一名生于斯、长于斯的当代中国人，不了解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哲学智慧，总说不上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而且，当中国决定要走一条“和平崛起”的道路时，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和哲学智慧就注定要成为中华民族复兴过程中最深层的内在动力。因此，继承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以东方哲学智慧的雨露滋润当代人的心灵，可说正当其时。

二

人与一般动物的根本区别之一，就在于真正意义上的人都具有追求智慧的倾向。历史告诉我们，如果没有追求智慧的无穷激情和无比坚毅，人类就不可能绵延不绝，世界就不会有灿烂绚丽。所以，

智慧或对智慧的追求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源头活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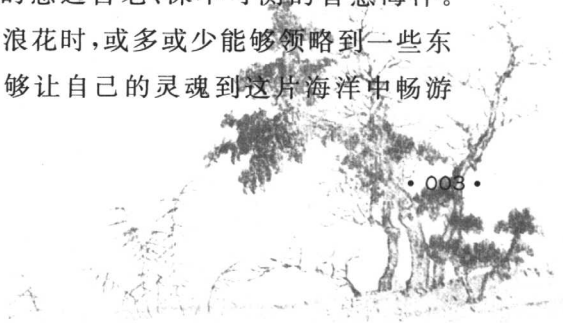
智慧的重要特征是澄明而圆融，它始终指向人生的终极关怀。智慧既渗透于哲人的精思妙语中，也蕴含在凡人的日常生活中。智慧不同于知识，它可悟而不可学。所以，知识多不等于智慧高，只有善悟之人，才可能拥有智慧。也正因为如此，能够拥有智慧就成为人生难得的幸福。

当人们在生活中感到孤独、困惑、烦恼、痛苦、无助以至“山重水复疑无路”之时，唯一的办法就是向哲学寻求智慧。因为只有哲学智慧才有足够的力量使人穿透时空的层层迷雾，摆脱物欲的重重束缚，从一种无限的、超越的视角来观照和审视自身的生活，从而消除心中百般郁闷，使人精神豁然开朗，在自己面前展现出“柳暗花明又一村”的人生妙境，将人导向一种真正有意义、有价值、有趣味的生命状态。

人的一生可以拥有许多财富，而真正属于自己的最宝贵的财富只有人生智慧。

人的一生可以拥有许多追求，而真正益于自己的最崇高的追求也只有人生智慧。

在这本小书中，我力图通过谈古论今、叙事喻理，为有兴趣了解东方传统文化特别是人生哲学智慧的读者，开启一扇思想和心灵的窗口。透过这扇小小的窗口，读者可以在领悟和欣赏古代圣贤圆融明澈之人生智慧、意趣高远之人生境界的同时，与他们进行超越时空的、亲切的心灵交会和精神沟通。东方哲学有如一片浩瀚无际的智慧海洋，本书只不过是随意展示了其中几朵人生哲学智慧的浪花。然而千万不可因此而小看这几朵浪花，因为它们来自那片曾经让无数人为之倾倒、为之神往的悠远古老、深不可测的智慧海洋。当你眯起眼睛静静地欣赏这些浪花时，或多或少能够领略到一些东方哲学智慧的深邃与高妙。能够让自己的灵魂到这片海洋中畅游



和浸泡一番,将是人生中一次极有意义的体验。

书中夹插的一些寓言和小故事,看似平易浅显,仔细领会却会发现,其意深远,其味隽永,大有令人茅塞顿开、悟入大道的美妙感觉。

三

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已经面临着一个生死攸关的十字路口。在这里,我们将不得不做出抉择:或者改弦更张,走向新生;或者执迷不悟,走向灭亡。

从理论上说,人类社会今天所达到的生产力水平已经足以解决全球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但残酷的事实却告诉我们,现在世界上仍有十多亿人口在贫困的深渊中挣扎,他们忍饥挨饿、缺医少药,连最基本的人权也得不到保障;还有各种不公正、不合理的社会现象以及人口剧增、生态破坏、霸权主义、恐怖主义、战乱灾难、文化殖民、“文明”掠夺……所有这一切,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正如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所指出的那样,西方“新工业革命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用来为人类造福,但……也可以毁灭人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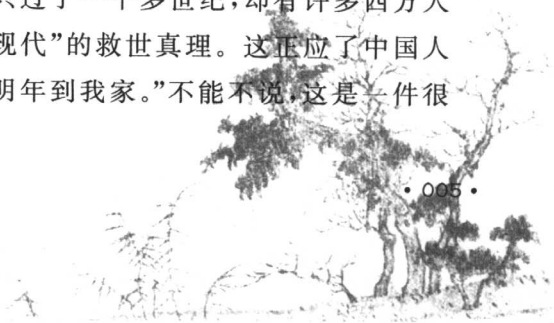
这究竟是因为什么?

随着技术能力的指数级增长,人类任意塑造或毁灭自己的未来已不再只是一种虚拟想象。令人惊恐不安的一个事实是,人类技术能力的增长与人类合理地驾驭这些技术的智慧的增长并没有呈现出一种正相对应的状态。无数不合理的行为和现象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可怕后果,在人类前行的道路上不停地闪烁着警示红灯: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哲学反思已经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而紧迫!当代西方世界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正是对此所作出的一种回应。然而当人们认真地审视现代西方文化的“后现代”理论和实践

时,却发现“后现代”的批判反思并没有给人类指出一条真正光明而充满希望的发展道路,它们对世界、对本体及主体的认识存在着不能解决的根本问题,各种各样“终结”理论的流行反而从更深层次上集中地暴露出了西方文化内在的危机症候。这使得数百年来一向自大的西方世界在面向未来时显得分外迷茫。于是,当发飙了数百年的西方文明处在这样一个十字路口,不知该走向何方的时候,许多西方思想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了曾被西方人视为神秘而落后的东方文化和东方哲学,特别是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

有的西方学者认为,西方文明正像瘟疫一样威胁着现代世界,而中国传统文化则有利于治疗、应对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危机。如英国大哲学家、大数学家罗素认为,如果西方依旧蔑视东方而不能从那里学到哪怕是很少的一点智慧,那么西方文明的行为趋向就只能是促使人类的彻底灭亡。他预言,中国将在最关键的时刻给予人类以全新的希望,这个希望是可以实现的,因此中国将取得最高的地位。联想到他曾写过《西方的智慧》一书,所以他对东西方哲学的特点和区别一定具有比常人更为深刻的体会。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有着与罗素同样的看法。美国的未来学家奈斯比特也说,不能丢掉中国的传统文化,对全球化、对高新技术的认同,不能以牺牲中国文化为代价。

为什么当许多中国人把西方的现代化当作榜样,不遗余力地批判反对中国传统文化时,这些西方的思想家们却毫不留情地对现代西方文化进行批判否定,而把人类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身上,指望依靠中国的传统哲学智慧来拯救被西方文明像瘟疫一样威胁着的现代世界呢?想当初,中国人纷纷到西方去寻求实现现代化的救国真理,如今只过了一个多世纪,却有许多西方人到中国传统哲学中来寻找“后现代”的救世真理。这正应了中国人的那句老古话:“风水轮流转,明年到我家。”不能不说,这是一件很



有意思的事情。当然,这并不足以成为我们沾沾自喜的理由。作为中国人,人类文明发展的哲学风向的变换,反过来促使我们感到有义务比西方人更加自觉地在与西方哲学的比照中,重新认识和思考中国传统哲学的特质与功能,以及它对当代人类生存与发展活动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和价值,从而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作出我们应有的新贡献。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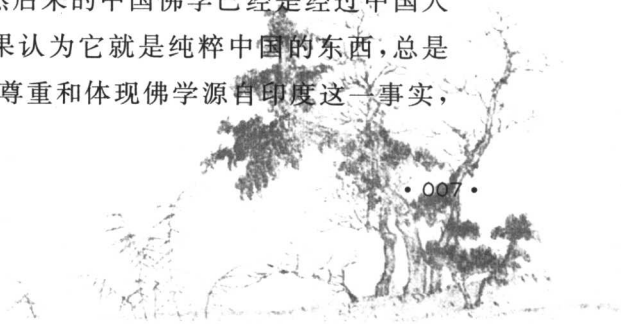
“东方”原是一个地理概念,泛指东半球(主要是亚洲)。到了现代,由于世界上出现了意识形态截然不同的两大对抗性阵营,“东方”又被赋予了特殊的政治含义,如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西方世界”,称社会主义国家为“东方世界”等。本书主要是从历史文化传统的角度来谈论“东方”概念,所以,我们理所当然把它作为一个文化地理概念来看待。目前,在文化分类学上有所谓历史的和区域的文化圈的概念。学术界一般公认的看法是,在世界历史上先后有五大文化圈。即:希腊(罗马)文化圈,希伯来(基督教)文化圈,汉(儒家)文化圈,印度(佛教)文化圈,伊斯兰(阿拉伯)文化圈。其中,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的融合,成为现代西方文化之根;而汉文化(除儒家外,至少还应当加上道家)和印度文化的融合,则成为现代东方文化之源。伊斯兰文化有其独特的某种介于东西方文化之间的性质,至今牢固地根植于阿拉伯国家,并影响着广大的伊斯兰信仰地区。从大范围来讲,它也同属于东方文化,但与上述汉、印文化相比,有着较明显的差别。所以,通常人们谈论的所谓东方文化,实际上主要是指汉、印文化。

中国与印度是东方两大文明古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和丰富的文化遗产。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它们古老而灿烂的文化以

其特有的优势和魅力,超越了自己国家和民族的界限,传播和影响到了世界的许多地方。中国的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先后传播到朝鲜半岛、日本以及越南等地区,对于这些地区的文化建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印度的佛教文化,分两个系统分别传入中国和东南亚地区。在东南亚,佛教至今仍是这一地区各国的主要文化形态;而在中国,则经过与本土文化的融合后,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然后中国佛教在一些有道高僧的努力下,又传入朝鲜半岛、日本以及越南等地区,同样对这些地区的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影响。由此可见,佛教和儒家、道家文化在其历史进程中,早已漫出其原生地域,而发展为构成东亚、东北亚、南亚、东南亚这一广大地区的文化的主体。虽然它们在整个东方的不同地域、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中传扬,经过与本土文化的融合而具有了各自的民族特色,然而一个不争的客观事实是,所有这些民族文化都已经深深地烙上了永远也无法抹去的中华文化印记。而且,从历史上来看,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文化,中国古代一直都是东方世界的代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了解东方哲学主要就是了解儒、佛、道哲学,而这也正是本书将要奉献给读者的主要内容。

五

那么也许有人会问:既然讲儒、佛、道,为什么不直接称为“中国哲学”而要称为“东方哲学”呢?我们知道,儒家哲学和道家哲学是地道的中国本土哲学,而佛学的情况则有些不一样。作为中国传统哲学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佛学原本是一门来自印度的学问,其中包含有印度先人的哲学智慧,虽然后来的中国佛学已经是经过中国人改造的中国化了的佛学,但如果认为它就是纯粹中国的东西,总是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的。为了尊重和体现佛学源自印度这一事实,



说明中国佛学先天就含有印度圣人的哲学智慧，而印度与中国又同属于东方，所以，著者觉得用“东方哲学智慧”这个说法要来得更为恰当一些。

在现代条件下谈论东方哲学，自然免不了以西方哲学作为参照物。可是由于本书不是一本要对东西方哲学进行系统比较研究的著作，所以不可能对西方哲学作具体的展开阐述，而只是运用相互比照的方法，将东西方哲学各自最基本的特点简要地描述一下。如对方哲学有兴趣，要作更为深入了解的话，读者不妨去读一读专门介绍西方哲学的著作或专门进行东西方哲学比较的著作，当然，能读原著是再好不过的了。

只要是哲学，必然都具有“形而上”的性质，无论东方哲学还是西方哲学概莫例外。但是，我们看到，在东西方哲学中所表现出来的“形而上学”具有明显不同的思维倾向与维度，它们各自的哲学理论存在着不同的关心领域，哲学智慧具有不同的聚焦点和生长点，因而其“形而上学”也相应地展示出了不同的形态。正是由于这种不同，再加上某些主观因素，使得一些近现代西方哲学家断言“中国没有哲学”。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里就曾表达过这样的思想。胡塞尔在他的维也纳演讲中就否认中国有哲学。伽达默尔也认为远东文化中那谜一样的沉思和智慧与西方哲学不是一回事。德里达同样称中国有思想无哲学。无论这些西方哲学家否认中国有哲学的主观动机是什么，但在认为中国没有类似于西方哲学意义上的“哲学”这一点上则是一致的。中国的哲学家们对于“中国有没有哲学”的问题也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有的认为中国确实没有原生的“真正意义上的哲学”，有的只是“道德学”、“伦理学”；有的则想方设法竭力证明“中国有哲学”，并且用西方哲学的理论形式来剪裁中国传统思想材料，制造出了一种“西方式”的“中国哲学”。直到 20 纪末 21 世纪初，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仍然没有形成共识，并一

度成为国内哲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

中国究竟有没有“哲学”？在著者看来，这其实只不过是一个伪问题。因为，从元哲学的层面上来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形而上学”，有十分丰富的哲学思想资源，这一点应当是没有争议的。至于中国的这种“形而上学”是否应该被称为西方人所理解的那种作为具有专门形式的“科学之科学”的“哲学”，倒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在中国古代确实不曾有过这样一种成熟的“哲学”，因为它没有像西方哲学一样形成以形式逻辑思维为特点的专门的哲学形式，也没有分化演绎出一系列可以用来“征服”、“控制”外在世界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精确科学；但中国古代文化以至整个东方文化具有另外一种西方文明所没有的、以“觉悟思维”为特点的、十分成熟的“形而上学”却是确定无疑的。不同于西方哲学主要是对客体及物质世界的追问，东方哲学尤其是中国哲学，主要是对主体及生命世界的追问，是一种人生哲学或生命哲学。应该说，这只是哲学思维的取向与形式上的不同，并不存在“是”或者“不是”、“有”还是“没有”哲学的问题。所以，著者认为，在“形而上”层面上争论“中国有没有哲学”是一个没有实质意义的问题。有意义的问题倒在于，应该搞清楚中国哲学的特质与西方哲学的特质，差异究竟在哪里？以及这种特质的差异在哲学功能上具有何种当代意义？我们对具有不同于西方哲学特质的中国哲学应当持何种态度？

六

从整体上来看，西方哲学自古希腊开始，通过对概念范畴的本体与主体问题及相互关系进行不断的反思，创造了以逻辑思辨为特征的哲学思想方法，并在历史上形成了一门以“理性主义”为主线的、具有特定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专门学科。西方哲学崇尚理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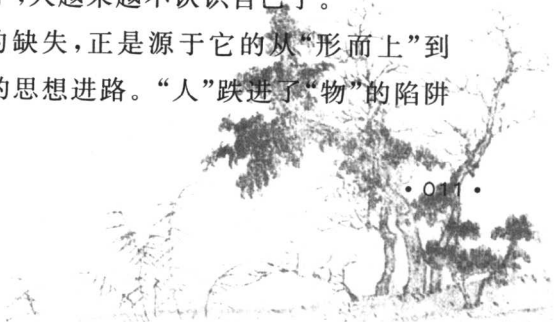
精神,注重体系构造,以神为本,以物为本,以认识物质本体为最高目的;它强调天人对立、主客二分、相互竞争,以征服自然、战胜别人为主旨,因而特别崇尚力量尤其是物质力量的使用;它走的是一条从“形而上”到“形而下”,从“哲学”到“科学”的道路,一条引导人们不断开拓外在世界,探索未知宇宙,满足物质需要,追寻物质本体,最终皈依外在精神主宰而达到超越自我的道路。

中国哲学从周初到春秋时期形成了以《周易》为代表的,“理”、“象”、“数”并重的,成熟的哲学思想体系,其哲学思想内化于一系列独特的概念范畴之中。这种内化的哲学思想,虽然一直没有通过体系化形式,外化为专门的哲学学科,但它以“我注六经”或“六经注我”的方式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留下了汗牛充栋的哲学思想文献。与西方哲学一开始就把“智慧”引向认知的方向,从“对象意识”走上概念化的逻辑思辨之路不同,中国哲学关注的是发现和完善人的生命本质、开发生命的内在价值,由此发展出了注重义理性的“觉悟思维”。中国哲学崇尚体验领悟,讲求“悟道”,通过“道”的把握来表达人的超越性理想和形而上追求;注重躬行实践,以人为本,以心为本,以认识精神本体为最高目的;它强调天人合一、知行合一、和谐圆融,以顺应自然、战胜自我为主旨,因而特别正视生命尤其是精神生命的安顿与养护。中国哲学以天、地、人“三才”之道,穷理于“形而下”,尽性于“形而中”,知命于“形而上”。穷理于“形而下”而生养万物,“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尽性于“形而中”而达道德、伦理、政治、经济、法律,使人安身立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知命于“形而上”而“厚德载物”,生生不息。它走的是一条从“形而下”到“形而上”,再使“形而下”之“器”与“形而上”之“道”中和贯通,引导人们向内在世界寻找精神自我、精神自在、精神自由,在“顺天承命”、“天人合一”的境界中安顿好精神家园,最终回归内在心灵本真而达到自我超越的道路。

从上述十分简要的对照比较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国哲学相对于西方哲学来说,确实具有理路相反、极为独特的个性与气质。从形式上说,中国哲学智慧主要不是表现在追求宏大而完美的思辨体系上,而是流露或显现在哲学家的伟大精神人格和实践行为中;从内容上说,它始终以追求天人和谐、人际和谐、身心和谐的现实生存智慧为主题;从本质上说,这种智慧虽然也要追求科学真理,要探究诸如“是什么”、“为什么”、“要什么”此类问题,但这并不是它的最高目的,它比西方哲学更加注重追求价值真理,以通过洞明天人关系、人际关系和身心关系,来澄明人本身“应如何”而成就“至善”人生为最高目的。纵览在中国思想史上产生了最为深远影响的四大思想资源和思想传统——原始儒家、原始道家、中国佛学和宋明理学,具有一个鲜明的共同点,即它们的学问都是生命的哲学、人生的哲学,最关心的是追问人之所以为人、人如何才能成其为人的问题,追问心灵如何安顿、如何超越的问题,也就是人的心灵境界问题。中国哲学的智慧即使关乎宇宙、自然、社会,最后也必得要落实到人生的层面,因此它是一种以宇宙、自然、社会为背景的生命智慧。

迄今为止,西方哲学发展的结果,一方面是帮人类揭开了宇宙、生命的神秘面纱,在人类面前展示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另一方面使原有的宇宙和生命的神圣性荡然无存,使人本身异化成为一种似乎无所不能的、然而又是可怕的、能够轻易毁灭自我的超级怪物。一个被“西化”的人类世界也因此而变得令人既充满向往又恐怖不安。在这种哲学氛围中,虽然科学技术无比发达,可是,“我是谁?”“我要往哪里去?”这样的困惑却越来越深。“认识你自己”的箴言在西方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可当我们回头审视时,却发现人类不但没有真正认识自己,反而把自己迷失了,人越来越不认识自己了。

西方哲学中真正的“人”的缺失,正是源于它的从“形而上”到“形而下”,从“哲学”到“科学”的思想进路。“人”跌进了“物”的陷阱



而无法自拔,钻进了“人”与“物”之间恶性循环的死胡同。而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由于始终沿着一条将“形而上”与“形而下”中和贯通的思想进路,所以没有也不会出现因主客二分、天人对立而引起的生存危机。如前所说,中国哲学虽然没有演绎出精确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却始终保持着一种强烈的整体意识和浓浓的人文情怀,把人本身,把对人的心灵的认识,把人、人的心灵与自然、社会的和谐相处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人”、“心”、“和”等概念及其反复深入的演绎陈说,一直是几千年来中国哲学的主词与主旋律。当我们深入东方式的中国传统哲学智慧的殿堂中,细细品味其中的玄思妙想,就会身不由己地被它特有的那种与西方哲学迥然相异的深邃飘逸、隽永深澈的无穷韵味与自然流露、无所不在的人文情怀所吸引和征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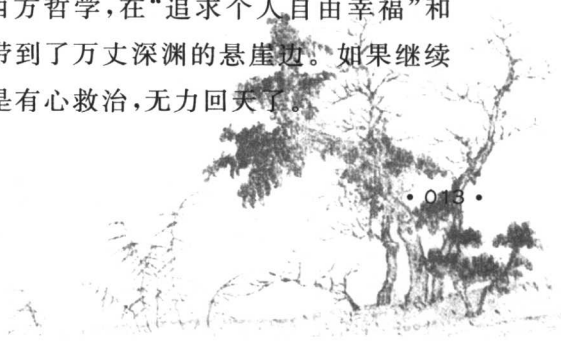
七

为了进一步理解东方哲学与西方哲学的特质差异,我们还可以从其各自的价值功能上来作一点区别。

一般地说,哲学的基本价值功能无非是两个方面的:一是引导人们认知和干预外在世界,使外在世界更有益于人的生存和发展;一是认知和改变人的内在世界,使人的心灵得到启蒙、净化和升华。这两个方面的价值功能本应是相互贯通、融为一体的。更为准确地说,哲学的基本价值功能应该是引导人们实现人的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的相互融入,从而达到和谐相处的境界。它对个人或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具有观照、批判、指引的作用。哲学本身虽然并不能给人以功利性的知识,但它却像一束神光,以大智慧的方式照亮人类前进的方向与道路。光照的方向不同,人们的进路与结局自然就会不同。

就东西方两种哲学的不同功能而言,可以作一个虽不十分精但却非常形象的比喻。从本性上来说,人类具有一种共同的欲望之“病”,即人的欲望是永远无法满足的。贪婪也许是所有人与生俱来的“心病”。面对人类共同的欲望之“病”,西方哲学与东方哲学各自开出了不同的处方。西方哲学开的是“物药”,东方哲学开的是“心药”。“物药”主“补”,“心药”主“泄”;“物药”性“热”,“心药”性“凉”。西方哲学主张通过不断向外在世界扩张、征服和占有来不断满足人的无穷欲望,并把这种物欲的满足看作人生最重要的“幸福”;东方哲学主张通过适当限制自身的欲望来协调与外在世界的关系,并把这种“清心寡欲”看作基本的“美德”。如果说西方哲学是一种崇尚“竞争、开拓、进取”的“喧嚣的哲学”,那么可以说,东方哲学是一种欣赏“宁静、安详、和谐”的“平和的哲学”。

用西方的处方来治人类的欲望之“病”,可以在肉体感官上不同程度地满足人的各种需要,使人产生“快乐幸福”的感觉。然而,这种“快乐幸福”的感觉,就像吸毒之人需要不断加大毒品剂量才能使人得以暂时获得快感一样,其结果是引起更大的心灵空虚,从而产生出更多更强的欲望来逼迫和啃噬自己的身心。为了填满这种永远难以填满的欲望之壑,人们不得不像毒瘾发作的“瘾君子”那样,想尽一切办法以至不择手段,去向外界攫取他所需要的一切东西,将其占为己有。结果有如本已发热的病人,还要不断地进补,结果是越补越热,越热越补,直补得人头昏脑涨、神志不清、物我不辨。人类的欲望之“病”终于演变为不治之症,人类连同其生存环境一起,也最终成为“发展”和“进步”的牺牲品:以“主体”自居的人变成了“客体”的奴隶,人异化成了非人。如今,这种症候已经越来越明显。以“理性主义”为标志的西方哲学,在“追求个人自由幸福”和“消费主义”的旗帜下,把人类带到了万丈深渊的悬崖边。如果继续用纯粹的“西药”来医治,只怕是有心救治,无力回天了。



东方哲学则认为,人的欲望之“病”不是源自外界,而是源自人心,所以“心病要用心药医”。人的欲望靠“补”是补不满的,满足贪欲的结果必然是人心外向,人的灵魂永远四处漂泊,越漂越远,再也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家园。而当人类的灵魂无家可归时,人们必将处于永无休止的掠夺征战之中,“和平”便成为一种越来越遥远的梦想。因此,以“补”法来治人的欲望之“病”在东方哲学看来乃是大忌。只有“泄”,只有用清凉的“心药”对“发高烧”的人类灵魂适当“祛热”,把过分的不合理的欲望减下来,从而既给外部世界一个恢复生机的机会,也给自己的心灵减少一些无度“追求”所带来的压力,使外在的物质世界与内在的精神世界得以重新平衡,让人的灵魂回归内在世界,回归自己的精神家园。只有这样,人的欲望之“病”才有希望得到根治,人类才能从“病入膏肓”中起死回生。因为,人类唯有当其心灵有了真正可以安顿的家园,真正趋向宁静与安详之时,这个世界才能拥有真正的和平、安宁与幸福。这就是东方哲学智慧最根本的高明之处。

从中西哲学功能的形象分析比较中,我们不难看出,虽然西方哲学为人类认识和利用外在世界提供了一条进路,但在终极关怀的意义上,在医治“现代病”、解救“现代性”危机、为人类生存和发展寻找一条更为合理的出路上,中国哲学的处方显然优于西方哲学。

八

严复曾经说过,东学以博雅为主,西学以创新为高。这一点现在似乎已是国内学人以至大众对于东西方文化的一种共识。其实在这种所谓的共识中包含着很深的误解。因为严复之说应是仅就近代文化而言的。如果超出近代文化的局限,那么这种说法就大谬不然了。理由是无论东学还是西学,都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们